

荧屏亮点

多条线索并进,多个情侣cp组合;不以塑造历史正剧为目标,非架空历史朝代却依赖唐朝故事为背景;全员名字皆为虚构,却有历史中的人物原型作为参照;涉及宅斗、宫斗、权谋,还涉及爱意、家恨、国仇……可结果呢?剧情随着不断进展崩坏得一塌糊涂,为虐而虐、天马行空,各种反三观之迷惑行为,把好好的一个盛唐爱情故事,雕刻成了无一不精的“四不像”。

《骊歌行》:过期的大女主,原始的玛丽苏

■ 钟玲

初见之欢,难敌久看之厌。

终于,由于正监制,许凯、李一桐主演的古装轻喜剧《骊歌行》,在我刚刚试图向友人推荐的时候,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无情地垮掉了。

《骊歌行》可以说是“第一眼美女”,有明快的节奏、紧凑的剧情、古朴的色调、精美的服化道,也有大唐盛世的市井风情和宫廷图景,以及温馨甜蜜的爱情因子和轻松逗趣的喜剧元素,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其最终成为渣剧的现实。没错,《骊歌行》的前期有多美,后期就有多烂。

《骊歌行》最初名为《盛唐攻略》,显而易见,这是想复制《延禧攻略》的成功之道,于是走的又是剑走偏锋的路子——多条线索并进,多个情侣cp组合;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,前期的一些恶人后期慢慢洗白;不以塑造历史正剧为目标,非架空历史朝代却依赖唐朝故事为背景;全员名字皆为虚构,却有历史中的人物原型作为参照;涉及宅斗、宫斗、权谋,还涉及爱意、家恨、国仇……可结果呢?剧情随着不断进展崩坏得一塌糊涂,为虐而虐、天马行空,各种反人类、反三观之迷惑行为,把好好的一个盛唐爱情故事,雕刻成了无一不精的“四不像”。

原本,《骊歌行》是以女性视角,讲述唐朝时期一商贾之女傅柔如何因家中变故,在机缘巧合进入皇宫做女官,爱情与事业双丰收的故事。但事实是,随着傅柔的人生百转千回,《骊歌行》的定位也变得模糊不清——

最初以为是古偶言情,不过就是一对大唐儿女的恋爱之旅,谁知,在男女主角感情进步神速的同时,傅柔开始与家人斗智斗勇安心搞家族事业,爱情却成了“边角料”;复又以为这应该是个宅斗剧,不料,因奸人所害傅柔家突遭横祸,傅柔与弟弟妹妹开始琢磨着寻真相报家仇;遂又以为这可能是个复仇剧。谁知,看着傅柔在宫中平步青云,爱也不谈了,仇也不报了,于尔虞我诈的宫斗中屹立不倒,才明了这妥妥就是大女主剧啊!可叹的是,此后,傅柔的存在感便与男主角盛楚慕一起变弱,各种配角加戏无极限,直接让人懵圈,这一出群像戏到底想表达什么?

如此,倒不如《骊歌行》的又一曾用名《大唐儿女行》更贴切!

更令人无言以对的是荒诞无稽的剧情,不能说是逻辑不够缜密,而是根本没有逻辑——在《骊歌行》中,初时用大量篇幅描写女主角傅柔、男配角严子方与蔡国公陆云戟和其儿子陆璘之间的仇恨,但到后来,曾经的血海深仇均成过眼云烟,傅柔将其抛之脑后,严子方也顾盼自己全家被陆云戟所杀的事实,沉迷



于对陆云戟女儿陆盈盈的爱情里,曾信誓旦旦谋划多年的报仇计划被放逐至九霄云外;傅柔的妹妹傅音为报母亲被杀之仇,以自己的情郎不告而别进入陆府,却与陆璘上演了将军与小侍女的爱情戏码,明知他是杀母之始作俑者,还献身于他、与其生子,并跪求天上的母亲原谅;宫中的皇后,从出场即是拥有大智慧的女性,可后来却不分是非黑白,东宫出了下毒事件,连查都不查便赐死韩王妃;朝堂上的皇帝,明知陆云戟父子作恶多端,却屡次三番放过,终酿成大祸,要知道这皇帝的原型可是唐太宗李世民,让他如此昏庸,合适吗……

总之,为制造孽恋与戏剧冲突,《骊歌行》无所不用其极,但,就是不考虑逻辑!剧情飘了,《骊歌行》的角色设定,也是一言难尽。

男主角盛楚慕,本是一个只知花天酒地、寻花问柳的纨绔子弟,因为爱慕傅柔,开始奋发图强,不仅转了性子成为痴情种子,还在其舅舅所谓的魔鬼训练下,极速成长为一个有勇有谋的盖世英雄!这人设简直可称励志鼻祖,但一团“烂泥”不过在月余时间就成为战无不胜的武林高手,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?金庸的武侠江湖里,男主角纵然天赋异禀,还

要有些奇遇,或是得到武林秘籍,或是得到高人点化,一番研习才能练就天下无敌的本领,这部剧的盛楚慕逆袭却只在转瞬之间,真是编剧要君举世无双,君便可不顾一切光速成长、光芒万丈!

女主角傅柔,有智慧、有胆识、有思想,擅女红、懂经商、知唐律,年纪轻轻就掌管傅家偌大家业,且看这样一个经济与精神双重独立的古代女子一路扶摇直上,倒也符合大女主剧在时代流变中的“幻化”与“进阶”,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,傅柔的所作所为也越发离谱——智商降维,坐拥一颗超级圣母心,以其心中的公义为名,不分善恶、不求正义。作恶多端的太子妃,她一次又一次地救;曾对她强奸未遂的梁王,她一次又一次地帮;对待为爱妻报仇的老好人韩王,她大公无私地举报……一波又一波的操作下来,总是助力反派出加速正面人物“领盒饭”的地,简直比剧中的反派们还惹人厌恶。

而剧中但凡戏份稍重的适龄男性,都曾倾慕于她,不管是皇亲贵胄,还是市井小民——鲁国公大公子盛楚慕对她爱得死心塌地;死对头蔡国公的公子陆璘曾买下她的婚契求娶她过门;青梅竹马的海盗严子方多年对她念念不忘;暴虐的梁王曾垂涎她的美色;才华横溢的周王爱她爱到无法自拔。即使没有感情纠葛,一些角色也成了她的外挂,没有好背景,却有神助攻,从官女到王妃,从皇后到皇帝,无不对她另眼相看,一路护她在宫中如鱼得水。

如此众星捧月,全世界的人仿佛都在围着她转,再难的危机也能逢凶化吉,是不是觉得很熟悉?

典型的圣母人设,典型的“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”,这不就是始祖玛丽苏的套路?

追本溯源,玛丽苏一词的概念起源于小说《星际迷航》,这部于1973年诞生的小说,其女主角玛丽苏具有碾压性的主角光环,是全能完美型人设,她不仅以自己的才华拯救了全人类,还凭借美貌捕获了所有男人的心。傅柔,不正是具备了这些相似的特质?

其实,近几年,国产大女主剧一直在不断顺应时代潮流寻求突破与改变,从初期傻白甜后期黑化的宫斗经典《甄嬛传》,到霸气“黑莲花”的爽剧《延禧攻略》,到全程虐心的《如懿传》,再到以设定女尊男卑世界爆火的《传闻中的陈芊芊》……越来越多的女主角们不再完美、不再圣母、不再以拯救世界为己任,越来越多的古装大女主剧在努力追逐着新鲜感与反套路,《骊歌行》呢,却一挙倒退到最原始的地方,毅然回归已过期许久的玛丽苏叙事模式!

空有浮华外表,却不注重故事的逻辑与三观,再加上奇葩的圣母人设与落后的玛丽苏模式,于正制造,这一次,终于失灵了。

资讯

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5月16日,由国图艺术中心举办的“致敬经典·艺术里的红色记忆”系列公益活动的第二场暨首场文化沙龙“话说《东方红》”在京举行。

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、历史、音乐、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,其中,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《情深谊长》《松花江上》《南泥湾》《赞歌》《保卫黄河》《歌唱祖国》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,更是以其隽永的艺术魅力50年来被一代代的人们所喜爱,传唱至今。此次活动邀请到当年参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演出的李光羲、林中华、赵青、才旦卓玛、邓玉华五位老艺术家,以对话形式分享这部经典巨作的创作、排练、演出背后的故事和他们难忘的经历。

活动当天,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阅览室开设“致敬经典·艺术里的红色记忆”专区,展示《东方红》相关书籍和音像制品,方便读者近距离阅读与欣赏。同时,国图艺术中心大堂推出主题邮票展。

从4月至9月,“致敬经典·艺术里的红色记忆”系列公益活动在国图艺术中心陆续开展,包括名家讲坛、馆藏资源展示、邮票展览、线上有奖问答、文化沙龙、电影展映等内容。5月30日,国图艺术中心将邀请著名词作家、诗人陈晓光带来“致敬经典·艺术里的红色记忆”第三场活动:公益讲座《中国歌曲一百年》。(简妮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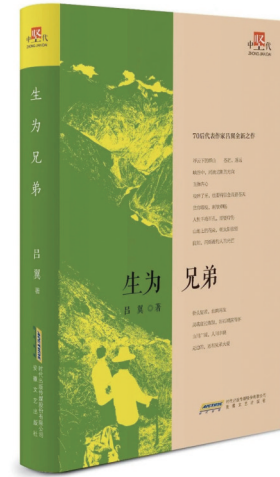
新书架



《明娜》

[丹麦]吉勒鲁普 著
吴裕康 译
漓江出版社2021年5月版

19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勒鲁普的代表作《明娜》是一个有关爱情的悲剧。单纯善良的明娜在面对爱情的选择题时,自以为应当遵从命运的意志,与她的初恋情人——一个丹麦画家结了婚,却因无法忍受婚后生活的欺瞒、虚荣与浮华,一步步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,并最终病逝于精神病院。在爱情面前,人们往往表现出极端对立的两面:犹豫徘徊,同时坚定不移;脆弱不堪,同时勇猛无比;满怀绝望,同时永远朝着那希望的亮光处,明娜亦不能免“俗”。本书是作者在188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,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,也是吉勒鲁普的思想和才华的集大成者。



《生为兄弟》

吕翼 著
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版

《生为兄弟》是吕翼近年创作并发表的以脱贫攻坚战为题材的中篇小说,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了马鞍山、金沙江畔各族人民摆脱贫穷的艰辛历程,以及在脱贫过程中熔铸的“兄弟大爱”。书中收录的6篇小说《马腹村的事》《竹笋出林》《生为兄弟》等,曾分别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作品与争鸣》等转载,另外还收录了从2018年到2020年的《中国中篇小说精选》等权威选本。

其中,《竹笋出林》讲述扶贫干部带领村民们发展竹笋产业、传承传统手工艺竹篾编织的故事,为现实社会探索减贫办法提供艺术思考。整部作品呈多角度描绘了当下农村的万千气象,展现了扶贫干部的困难、焦虑、果敢、担当的心路历程,以及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希望、喜悦、崛起、奋斗……(端木紫)

文化观澜

《仇澜》阅读分享会:重温殷慧芬的文学世界

“20世纪80年代,当大多数作家沉浸在伤痕文学里时,殷慧芬选择了更宽广的文学路,关注起了艰难时世下普通人的生活。特别是那篇《畸人》,写到了贫穷对道德的伤害,写到了贫穷对家庭关系的伤害……”

■ 吴玫

认识楼耀福、殷慧芬这一对作家夫妇时,因为眼疾殷老师已久未有新作问世。这些年里,殷慧芬就在楼耀福的身边,要么陪伴先生漫山遍野地访茶,要么为先生那些以茶为媒寻根究底的文化散文如《吃茶笔记》《寻茶记》等,鼓掌。

然而,文学爱好者应该不会忘记以写小说见长的作家殷慧芬。

那天,楼耀福老师邀我参加“《仇澜》阅读分享会”时,我表面平静内心却在翻江倒海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,正是我文学梦做得最热烈的时候,彼时佳作连连的殷慧芬,怎能不成为我遥望的一颗文学之星?我又怎么能想到,多年以后我会成为殷慧芬作品分享会的嘉宾!

这本由楼耀福替殷慧芬编订的《仇澜》,共收入了《楼上楼下》《仇澜》《哥哥的罗曼史》《悄然而去》《畸人》《屋檐下的河流》《吉庆里》和《上海陌路》等8篇中短篇小说。其中,最早问世的是完成于1987年9月的《仇澜》,最迟的则是《吉庆里》,发表于1998年8月。也就是说,一本《仇澜》,最新的一篇小说也已是近四



从左至右:章缘、吴玫、殷慧芬、唐颖、朱蕊

分之一世纪前的旧作了,今天重读,还能像当年初读时那般激动吗?

拿到《仇澜》,因为接受了楼耀福的邀请,我放下正在阅读的书籍马上翻阅起殷慧芬的这本小说集。一读便丢不开手,从午后到夜深,我一口气读完了《仇澜》,一个问题也油然而生:当不少同时代作家在同一时代创作的一些作品渐渐被人淡忘的时候,《仇澜》何以不失当年之魅力?

我从“《仇澜》阅读分享会”另一位嘉宾、著名作家唐颖那里,找到了答案。

5月15日,刚刚入夏的上海气温突然飙升到了摄氏35度,不过,在长宁区图书馆的分享会现场,我感受到《仇澜》带给唐颖的激动,比天气还热:她做了长篇发言后还意犹未尽,等同为嘉宾的散文作家朱蕊的话音刚落,便又拿起话筒补充起来。

前卫性和永久性,是唐颖和朱蕊两位嘉宾给予《仇澜》的评价。

《畸人》,初次发表于1988年5月。在这篇篇幅不长的小说里,殷慧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:跟奶奶生活在石库门弄堂里后三层阁的大妹,站直了头也只能歪斜着,所以,总是被弄堂

里的孩子们追着喊小歪头。大妹已经不记得妈妈的样子了,爸爸也不知所踪,是靠奶奶赚的扫街费慢慢长大的。14岁时,三天两日尿床、智力低下的大妹辍学,这下就触怒了大姑妈阿彩的神经,她怕大妹接替奶奶扫大街,这是阿彩不愿意看到的事。一天扫两遍弄堂,一个月倒有30多元收入,阿彩想替代母亲做这份工作已经很久了。见侄女不再上学后,阿彩赶紧去找母亲,但被母亲严词拒绝了。阿彩只好自作主张地到邻居家收扫街费,自说自话地从弄堂的另一头扫了起来……

“20世纪80年代,当大多数作家沉浸在伤痕文学里时,殷慧芬选择了更宽广的文学路,关注起了艰难时世下普通人的生活。通过呈现一般人看不到的、暗角里的穷困人的生活,殷慧芬让我们感知到了文学的底蕴,让我们读到了文学应有的慈悲和悲悯。特别是那篇《畸人》,突破了当时的文学作品总是将穷困人塑造得心地善良的框框,写到了贫穷对道德的伤害,写到了贫穷对家庭关系的伤害。殷慧芬的《畸人》,让我想起了艾丽丝·门罗的小说《亲爱的》。1988年,殷慧芬就写出了有着门罗小说质地的作品,可见,她是一位非常前卫的作家。”

将殷慧芬的《仇澜》与艾丽丝·门罗的小说对应起来评论,小说家唐颖谈起小说来果然做到了鞭辟入里,就像朱蕊所言,“唐颖说出了我读殷慧芬作品的感受。我很早就开始读殷慧芬的小说,当年读的时候就觉得很震惊,震惊于她的一系列作品几乎每一篇都写得非常好!”

我读殷慧芬的小说,比唐颖和朱蕊都晚,但也同样感受到了殷慧芬作品的永久性。

读着《仇澜》,我想起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家范先生发表在《南方周末》上的一篇文章《明清易代:一个平民的实话实说》。文章中,王教授引用了上海县人姚廷遴写在日记体著作《历年记》里的一段话:康熙元年起,连续三年瘟疫盛行,十室九病,宅无健人……”文章发表时,电视连续剧《康熙大帝》和《雍正王朝》正在各电视台播放得热火朝天,令人咋舌的高收视率产生的一个结果是,这两部电视剧的观众已然接受了这样一个历史结论,即清